

【四季零墨】

送你一张照片



□周恒祥

毕业四十年了，同学聚会，有人在微信群里亮出同学之间互送的“杀手铜”礼物：照片。刹那，熟悉的感觉回来了。

毕业那会儿，同学们会冲洗很多张单人黑白寸照，相互赠送同学留念，我还特地买了一本红色的小通讯本，将同学们互赠的黑白寸照贴在本子上，再写下姓名和家庭住址。有个同学回忆，当时同学家都还没有安装电话，整个大队也就安装了一台座机。青春被定格在一张张小小的照片上。多年以后，再次翻看，脑海中浮现的还是同学们最青春、最可爱的模样。

现在想来，师范毕业，热热闹闹，互送照片。六月是夏季正当时，也是青春散场，向夏风许愿，在山海相见，愿此去繁花似锦，再相逢依然如故。但是毕业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人生起点。

一张张照片，一行行亲手写就的赠言，令人感叹：时光如白驹过隙；令人感慨：我们已两鬓微霜，又何妨，但心还是少年；令人羡慕：那时的我们，多么青春，多么懵懂，多么青涩，多么美好！我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旁边，还写下了四句话：相识相聚在铜师，同窗情谊整三年。只愿记得青春梦，那时别忘捷报传。多么深情而单纯的同窗之情。

不禁想到那些送照片的事来。

师范毕业前，要去乡村小学实习一个月。一个月很短，但是，我跟学生的师生感情很深。临离开小学的时候，我代课的四年级一班好几个学生送给我他们的照片，以示纪念。我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，临别的时候在班里朗诵，孩子们落泪，我也哽咽无语。那首诗大概两页纸，草稿保存了好久，但后来来回搬家还是弄丢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做老师七八年间，收到的学生照片可以做一个集子了。那是一段青年时期最好的纪念，心无杂念，只想把课上好，与学生的关系水乳交融，所以，赢得了学生的喜爱。得知我调到另一所学校，好多孩子骑车来看我，带来了一片欢声笑语和一声声稚嫩的叹息。孩子们给我的照片，是师生之间的不舍，是对老师的敬重。

送照片，是浓浓的师生情。鲁迅在日本仙台留学，离开学校的时候，藤野先生送了一张照片给他。可惜，他没有照片送给老师。多年以后，鲁迅还记得这位呵护过自己的日本老师，专门写了一篇散文《藤野先生》。鲁迅把藤野先生送的照片挂在墙上，抬头就能见到恩师在看着自己，提醒自己，不可懈怠。藤野先生批改过的课堂笔记，也被鲁迅妥善收藏，但是后来却在迁居的途中被火焚

烧，只留下了那张写有“惜别”的照片。

送照片，也是浓浓的友情。胡适在人生各个阶段，都乐于将自己的照片签赠给亲友，既有见照如晤的亲切之感，又有见字如面的纪念之情。“志摩这样可爱的人，真是一片春光。”这是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。他们互送照片，也是友情的折射。他们彼此以诚相待，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。徐志摩赠送的两张照片，儒雅潇洒，分别有这样的文字：“送适之，志摩”，可见亲密。“适之替我摄的”，引以为豪！照片的下面还附有一首诗：“我是徒悲伤沉闷，来到这天然的胜处。地窟里潜行的流水，又见了树色与天光。”

一个老同事的朋友圈里有一段关于照片的故事。在《中学生》杂志的征友栏里看到一个叫欧阳的名字，头一次听说这样的姓，让少年很好奇。少年提笔给远在山东青岛的欧阳写了一封信，不记得写了些什么，反正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。他们就这样一封接一封地写。她告诉他北方冬天会下很大的雪，他向她描述南方的夏天很炎热。她给他寄了一张在校园看书的照片，绿衣白裙，长发飘飘，像名字一样清纯漂亮。后来有一次，他给她写的信却因“查无此人”被退回，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，这让少年很是惆怅。一晃也快30年了，睹物思人，当年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已经不是少年的他，心里偶尔会想起那张长发披肩、白裙飘飘的少女照片。

文友曾这样看待送照片的意义：相互之间送一张照片，即使送的是一寸报名免冠照，也是友谊的象征。如果年轻男女之间送照片，那关系就更不寻常。如果某人的钱包里放着一张异性照片，又被他人发现，肯定引起轰动。有这样照片的人，往往要在照片上面另外放一张电影明星的照片来掩饰。只有无人之时，才会取出对方照片来细细端详，以表思念之意。

确实，一张照片，饱含着相爱的人之间炽热的想念，是爱情的成熟。1931年初，寒假期间，老舍在北京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胡絮青。返回济南之后，两人频频通信。老舍寄给胡絮青的第一张照片，上书“絮青爱存”。一张照片寄深情。一个爱字，这是多么真的思念、多么深的恋情呀！

岁月滔滔如水流逝，却凝固于一张小小照片。送你一张照片，那岂止是一张薄薄的纸片，它是彼此关联的链接和桥梁，它传递的，是一份温馨情谊，是超越物质价值的情怀。

送你一张照片，千言万语，情深意长，不可不思量。

（作者为江苏省作协会员）

□厉勇

高温常在的夏天，人们的兴致都不太高，脸上的表情似乎爬满了倦怠，被酷热折磨的脸上，也许还因为睡眠不好，留下了像石头一样的僵硬。但你若到菜园去看一看，那是另一番景象。瓜棚豆架绿意融融，豆角和丝瓜都像艺术品般安详垂挂着，让人不忍去摘。红的番茄如婴儿的脸蛋般诱惑着你，碧绿而肥大的冬瓜如大猫般躺在架子上……

在乡下，一早就有妇女在菜地里采摘新鲜蔬菜。到了傍晚，农人会在菜地除草。只要有一小片菜地，夏天我们的餐桌就能自给自足。母亲生前总是说，人勤地不懒。家门口的田地，哪有让它荒芜的道理！哥哥看不上田地的那点产出，而母亲总是不顾夏天毒辣的日头，非常坚决地在地里种上花生和玉米，有时候去除草，有时候一早就去采摘那些新鲜的菜蔬。哥哥只有在花生收获的时候才会勤快地去地里，他拔了花生，洗干净偷偷去送人。母亲其实都一清二楚，她总是在我面前埋怨哥哥：“你哥啊，叫他去种花生，我喉咙都喊破了也喊不动。花生可以吃了，他才变得勤快。真不知道他摘那么多花生，要去送给谁！”

我住的地方，随意走走就能看见一片片绿油油、长势喜人的菜园。我的心情也因为那些菜地里的植物而蓬勃着、欢喜着、昂扬着。

一家工厂保安室前的空地，一边种了芋头，另一边种了番茄。只是巴掌大的地儿，很快便被芋头的阔大叶子覆盖了。我只是奇怪，芋头需要有水的环境，而干巴巴的地里它竟然也可以长这么旺盛。小时候，我们家种芋头，需要给它定期供水，那地里总是湿漉漉的。番茄植株上，结满了青青的果子，把开败了的栀子花遮掩了。乡下的母亲也会种番茄，一到夏天，她就能给家人做番茄蛋汤了。父亲夏天也要干体力活，消耗很大。一碗番茄蛋汤，能让人有个好胃口。番茄常见又好种，结的果子不光多，还玲珑可爱，足以达到果腹和欣赏的目的。

一块高高隆起的空地，不知被谁种了南瓜，于是整块空地都爬满了南瓜叶。南瓜是爬藤类，和冬瓜、丝瓜一样，它们有力的触角能够战胜很多艰难险阻，哪怕是悬崖或满是石头的空地，南瓜秧都能爬过去，结出厚重的果实。青南瓜可以烧菜，心灵手巧的主妇还特意去摘了南瓜花和南瓜藤，烧出一道鸡蛋液炸南瓜花的美味。夏天一过完，几乎每户人家都堆放着金黄的老南瓜。这是丰收的喜悦，每个母亲都喜欢看到，闺女还总吵着让奶奶做南瓜饼吃。南瓜颇像艺术品，你看，好多人摄影，总喜欢拍在半空中悬挂着的南瓜，它们就像一盏盏灯笼，点燃了普通的生活。

傍晚散步时，我在一条热闹街道的边缘地带，发现了大片大片的菜地，这给了我意外惊喜。菜地里生长着各类蔬菜，黄瓜啊，茄子啊，辣椒啊，毛豆啊，冬瓜啊，豆角啊……似乎哪个季节的菜园，都不如夏天的菜园来得热闹，来得丰富。想起菜场里总是会特意挂出一个牌子：本地毛豆、本地土豆、本地玉米……也许它们就来自这里呢！

我真觉得，夏日里的菜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，让人们在胃口不好的炎热天气里，有了点情趣。勤劳的农人，把菜地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杂草，没有闲置。这些菜地，是农人们精心侍弄的小天地，他们的心灵亦可以在菜地的宁静里，得到安宁和满足。豆角疯长、番茄丰收、茄子满园的时候，农人们一点也不担心来不及吃。他们可以很慷慨地将劳动果实馈赠给邻居或关系好的村民。通常是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们将一篮子菜蔬挽在手臂上，刚巧碰到邻居笑盈盈地打招呼，于是便随手拿出一把豆角塞给邻居：“你们今年没种豆角吧，给你一把。我们吃都吃不完呢。”

而很多从农村到城市定居的人，总是会见缝插针般在有限空间种上蔬菜。你绝对想不到，那个露台上，除了花花草草，还被开车的李师傅种了一株冬瓜藤，结出了第一个冬瓜。他在办公室里眉开眼笑：“你看，那冬瓜挂在黑色的石头上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一天天变大了，这个夏天我就有腊肉冬瓜吃啦。”你再仔细看，露台上，那些盆盆罐罐里，也不尽是花花草草，有些明明是葱啊，辣椒啊……

也许，这些种了蔬菜的人，还和那些植物一样，不怕毒辣的阳光，等待一场丰沛的雨水，带来丰硕的果实。

【局域网】

夏日菜地